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

邊塞部四

外域下

金夜出飛狀如螢火梁書林邑國傳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則｜｜｜｜｜｜又出瑇瑁貝齒吉貝沈木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也沈木香者土人斫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不沈不浮者𥳑香也

吉貝作布見上

門戶北向梁書林邑國傳其國俗居處為閣名曰干闌｜

丨皆丨丨書樹葉為紙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腰以下謂之千漫亦曰都縵穿耳貫小鐶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吉貝繖以吉貝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咒曰吉利吉利以為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

書樹葉為紙見上　千漫都縵見上　王法服如佛像之飾見上　嫁娶必用八月見上　婆羅門咒曰吉利吉利見上　寡婦孤居散髮至老見上　風車火徼梁書武帝紀北闕藁街之使丨丨丨丨之民　頓遜酒樹梁書扶南國傳其南界三千餘里有丨丨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

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

長頸王

梁書扶南國傳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塸名為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能作天

竺書見上樹生火中梁書扶南國傳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為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俗事天神二面四手四面八手梁書扶南國傳||||天神以銅為像||者||||者||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鑪於其上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梁書婆利國傳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為物乾之遂大堅彊其國人披吉

貝如帊及為都緌王乃用班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眊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為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

一百三十六聚見上

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見上

在天地之中梁書中天竺國傳人民敦厖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於渠塹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為｜｜｜｜也

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梁書師子國傳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國舊無人民｜｜｜｜｜｜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

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兢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

固麻檐魯梁書百濟傳號所治城曰ㄧㄧ謂邑曰ㄧㄧ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

語言待百濟而後通梁書新羅傳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為信ㄧㄧㄧㄧㄧㄧㄧㄧ焉

健牟羅見上

啄評邑勒見上

自云太伯之後梁書倭傳倭者ㄧㄧㄧㄧㄧㄧ俗皆文身

大蛇吞獸梁書倭傳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ㄧㄧㄧ此ㄧ蛇皮堅不可斫其工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中蛇則死矣

文直者貴文小者賤梁書

文身國傳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其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壍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猛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

繞屋為壍實以水銀 見上

土多扶桑故以為名 梁書扶桑國傳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

其衣色隨年改易 梁書扶桑國傳國王行有鼓角導從｜｜｜｜｜｜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

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梨經年不養鹿如
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
畜牛工見入水則娠梁書東夷傳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
委地至二三月競丨丨丨任丨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
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人身狗頭其
聲如吠梁書東夷傳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
不可曉男則丨丨而丨丨丨丨丨丨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獸有兩
腳駱駝野驢有角梁書滑國傳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為小國屬芮芮後稍彊大征其旁國
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疎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麨及

羊肉為糧其｜｜師子｜｜｜｜｜｜｜｜｜人皆善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為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

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見上羊皮為紙見上

玉河梁書于闐國傳其地多水潦沙石氣溫宜稻麥蒲桃有水出玉名曰｜｜其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瓜蓏菜蔬與中國等尤敬佛法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幘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接客國中婦人皆辮髮衣裘袴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為筆札以玉為印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

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見上

中有鷲鳥噉羊梁書波斯國傳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為

氏因為國號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土人極以為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眞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為珍市買用金銀

日子河伯外孫

魏書高句麗傳高句麗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

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鱉並浮為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鱉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納衣一人著水藻衣與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

平壤城 魏書高句麗傳遣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訪其方事云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民戶參倍於前魏時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餘里民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塉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俗媱好歌舞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貴賤之節然潔淨自喜其王好治宮室其官名有謁奢太奢大兄小兄之號頭

著折風其形如弁旁揷鳥羽貴賤有差謁奢太奢大兄小兄見上頭著折風

見上鹽生樹上魏書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其國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穄菜則有葵水氣鹹凝｜｜｜｜亦有鹽池多豬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至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豬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便以為定仍為夫婦嚼米醞酒飲能至醉見上

執乳為定見上夏則城居冬逐水草魏書失韋傳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頗有粟麥及穄唯食豬魚養牛馬俗又無羊｜｜｜｜｜｜｜｜亦多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三殺人者責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為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為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叉手髻見上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

見上

赤珠挂頸以多為貴見上嫁娶之際以青氊為上服魏書契丹傳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眞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人給青氊兩疋賞其誠欵之心餘依舊式朝貢至齊受禪常不絶

縄髮皮服以珠為飾魏書烏洛侯傳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其俗｜｜｜｜｜｜｜｜民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於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於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

慢藏野積而無寇盜見上

號妻為恪尊魏書吐谷渾傳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恒處穹廬

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將將軍之號夸呂椎髻毦珠以皂為帽坐金師子牀｜其｜｜｜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羃為冠亦以繒為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為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

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風俗與吐谷渾同｜｜｜｜｜｜｜｜｜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體輕工走魏書吐谷渾傳北又有阿蘭國與鳥獸同不知鬬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土無所出大養羣畜｜｜｜｜逐之不可得

無以女為主魏書吐谷渾傳北又有女王國｜｜｜｜

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魏書宕昌傳宕昌羌者其先葢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為邊患其地東接

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為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國無法令又無徭賦惟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繼母叔母及嫂弟婦等為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懃者世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

各事生業不相往來見上

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見上

出赤鹽白鹽魏書高昌傳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工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丨丨丨其味甚美復有丨丨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多蒲萄酒俗事丨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汙山夏有積雪此

山北鐵勒界也俗事天神兼信佛法見上羊馬牧在隱僻處非貴人不知見上阿蓍阿段阿吏阿等魏書獠傳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婦人｜｜｜｜｜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干蘭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逺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不敢逺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干蘭見上能卧水底持刀刺魚見上鼻飲見上十六國四域魏書西域傳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為｜｜｜｜分其地為｜｜｜自蔥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蔥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

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

老駝知風 魏書且末傳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豫｜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產子非六指不育 魏書疏勒傳人手足皆六指｜｜｜｜｜者即｜｜

老子化胡成佛之所 魏書于闐國傳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為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里

有比摩寺云是丨丨丨丨丨丨丨山有膏服之髮齒落更生魏書龜茲國傳其國西北大丨中丨如丨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如餲餬甚臭丨丨丨丨已丨者能令丨丨病人服之皆愈醍醐塗髮魏書悅般傳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為藥即石流黃也日三澡漱然後飲食見上火山見上狗國魏書悅般傳與嚈嚈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嚈嚈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丨丨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能作霧雨狂風大雪及行潦魏書悅般傳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

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

幻人

見上

角帽

魏書嚈噠傳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

女與天

魏書高車傳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勑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安可配人將以｜｜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

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為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也妹不從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

好引聲長歌似狼嘷上

見隋書流求傳

烏了帥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琱刻禽獸多鬬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丨丨丨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其形方正織鬬鏤皮并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

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為笠飾以毛羽有刀矟弓箭劍鈹之屬其處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命左右轝之而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乘機轝為獸形

王乘木獸見工

呼名而飲隋書流求傳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丨丨丨後丨上王酒者亦呼王名

門懸金花鈴毦隋書赤土傳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丨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象丨丨丨丨丨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鑪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

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陁迦邏一人陁拏達叉一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但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嫁婚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焉既娶即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

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 見上

以右手為淨左手為穢 隋書眞臘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咒又澡灑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咒飲食多酥酪沙糖秔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擩而食之

楊枝淨齒 見上

善投輪刀 隋書婆利傳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

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剎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𡚱次曰獨訶氏𡚱國人｜｜｜｜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

金聚

隋書女國傳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代以女為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黨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貴人死剝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肉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

衆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小女王見上彩色塗面一日數變見上鳥卜見上傅金屑於鬚工隋書波斯傳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以為飾衣錦袍加瓔珞順天神隋書漕國傳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魚脊骨孔通馬騎出入見上龍宫舊唐書韋臯傳五年臯遣大將王有道簡習精卒以入蕃界與東蠻於故巂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斬首二千級生擒｜｜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勝計蕃將乞臧遮遮者蕃之驍將也又為邊患自擒遮遮城柵無不降數年之内終復巂州兄弟讓國舊唐

書尉遲勝傳于闐王珪之長子少嗣位聞安祿山反乃命弟曜行國事自率兵五千赴難國人留勝以少女為質而後行肅宗待之甚厚授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令還國勝固請留宿衛以本國王授曜詔從之貞元中曜遣使上疏稱有國已來代嫡承嗣兄勝既讓國請傳勝子銳上乃以銳為檢校光祿卿兼毗沙府長史還勝固辭且曰曜久行國事人皆悅服銳生於京華不習國俗不可遣｜｜｜｜人多稱之

列星 舊唐書溫彥博傳時高麗遣使貢方物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為詔述朕此懷也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元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則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國之與夷狄猶太陽之比｜｜理無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乃止

興亡以羊馬為準 舊唐

書鄭元璹傳元璹自義寧已來五入蕃充使幾至於死者數矣貞觀三年又使入突厥還奏曰突厥丨丨唯丨丨丨丨丨今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内炊飯化而為血徵祥如此不出三年必當復滅太宗然之無幾突厥果敗

十設十箭五咄五弩 舊唐書突厥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傳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足朝廷惟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為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丨丨每設賜以一箭故稱丨丨丨丨馬又分十箭為左右廂一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丨丨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右廂號為丨丨丨失畢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號為十箭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於碎葉已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已西自是都號為十姓部落

黃姓黑姓 舊唐書突厥蘇祿傳有大首領莫賀達於都摩度兩部落最為強盛百姓分為丨丨丨丨兩種互相猜阻

迴旋轉捷

如鶻舊唐書迴紇傳元和四年藹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里迦可汗遣使改為迴鶻義取｜｜｜｜｜｜也

麥熟為歲首舊唐書吐蕃傳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為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氊帳名為拂廬寢處汙穢絶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氊為盤捻𪌉為椀實以羹酪并而食之多事羱羝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

拂廬見上

敗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舊唐書吐蕃傳軍令嚴肅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重兵死惡病終累代戰没以為甲門臨陣｜｜｜｜｜｜｜｜怯稠人廣衆必以狗馬其俗恥之以為次死表其似狐之

飛鳥使舊唐書吐蕃傳適有｜｜｜｜至飛鳥猶中國驛騎也

夏衙舊唐書吐蕃傳元鼎初見贊普於悶懼盧川蓋贊普｜｜｜之所其川在邏娑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

稻每月一熟舊唐書墮婆登國傳其國

種｜｜｜｜｜｜亦有水眞臘陸眞臘舊唐書眞臘國傳文字書之於貝葉自神龍已後眞臘分為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澤處謂之｜｜｜半以北多山阜謂之｜｜｜

六詔合為一詔

舊唐書南詔傳皮邏閣立二十六年詔授特進封越國公賜名曰歸義其後破洱河蠻以功策授雲南王歸義漸强盛餘五詔浸弱先是劍南節度使王昱受歸義賂奏｜｜｜｜｜歸義既併五詔服羣蠻破吐蕃之衆兵日以驕大每入覲朝廷亦加禮異

金繩牀

舊唐書驃國傳其王近適則舁以｜｜｜遠適則乘象嬪妹甚衆常數百人其羅城構以磚甓周一百六十里壕岸亦構磚相傳本是舍利佛城城內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其堂宇皆錯以金銀塗以丹彩地以紫鑛覆以錦罽

本是舍利佛城見上

錢不穿孔

舊唐書泥婆羅傳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與眉齊穿耳揎以竹筩牛角綴至肩者以為姣麗食用

手無匕箸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為丨面文為
人背文為馬牛丨丨丨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浴
以板為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好吹螽擊鼓頗解推測
盈虛兼通歷術事五天神鑄石為像每日清水浴神烹
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眞珠玻瓈車渠珊瑚琥珀
纓絡耳垂金鉤玉璫佩寶裝伏突坐獅子牀其堂內散
花香大臣及諸左右並坐於地持兵數百列侍其側宮
中有七層之樓覆以銅瓦欄檻楹栿皆飾珠寶樓之四
角各懸銅槽下有金龍激水工樓注於槽中從龍口而
出狀若飛泉那陵提婆之父為其叔父所篡那陵提婆
逃難於外吐蕃因而納焉克復其位遂羈屬吐蕃貞觀
中衛尉丞李義表往使天竺塗經其國那陵提婆見之
大喜與義表同出觀阿耆婆沴池周迴二十餘步水恒
沸雖流潦暴集爍石焦金未嘗增減以物投之即生烟
焰懸釜而炊
須臾而熟

清水浴神烹羊而祭見上

金龍激水工樓狀

若飛泉見上阿耆婆沴池見上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明膠
置掌内舊唐書康國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欲其成長口嘗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
進食有毒其鳥輙鳴舊唐書拂菻傳拂菻國一名大秦其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瓔珞皆
綴以珠寶著錦繡衣前不開襟坐金花牀有一鳥似鵝其毛綠色常在王邊倚枕上坐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其都城疊石為之尤絕高峻凡有十萬餘戶南臨大海
城東面有大門其高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
輝燦爛連曜數里自外及王室凡有大門三重列美寶
雕飾第二門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
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
每至一時其金丸輙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豪釐
無失其殿以瑟瑟為柱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
棟梁其俗無瓦擣白石為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

還如王石至於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徧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知之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風俗男子剪髮披帔而右袒婦人不開襟錦為頭巾家資滿億封以上位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防外獸取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反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

金丸候時見上 **衣前不開襟**見上

屋上泉鳴四簷飛溜見上 **羔生土中**見上 **獅子人語**舊唐書大食傳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丨丨丨丨謂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並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見穴中有石及稍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恒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為王波斯拂菻各遣兵

討之皆為所敗

樹上生小兒 舊唐書大食傳嘗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及西岸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丨丨總丨丨丨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頭著樹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

號為君子之國 舊唐書新羅傳開元二十五年興光卒詔贈太子太保仍遣左贊善大夫邢璹攝鴻臚少卿往新羅弔祭並冊立其子承慶襲父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璹將進發工製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賦詩以送之上謂璹曰新羅丨丨丨丨丨丨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奕碁因令善碁人率府兵曹揚季鷹為璹之副璹等至彼大為蕃人所敬其國碁者皆在季鷹之下

悉曇章 舊唐書天竺國傳其人皆學丨丨丨云是梵天法書於貝多樹葉以紀事

夕肭羊髀纔熟而曙 唐書天文志骨利幹居瀚

海之北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曛不瞑｜｜｜｜｜｜｜益近日出没之所

兩戒　唐書天文志初貞觀中淳風譔法象志因漢書之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

北紀南紀　上見

晝長夜短　唐書地理志骨利幹之東室韋之西有鞠部落亦曰祇部落其東十五日行有俞折國亦室韋部落又正北十日行有大漢國又北有骨師國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海冰堅時馬行八日可度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而｜｜

西山八國　唐書韋皐傳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

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卑治復之蹊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卑統押近界諸蠻||||雲南安撫使|

月光盛處必得美玉 唐書于闐傳有玉河國人夜視||||

||||**四樓** 五代史四夷附錄契丹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之間

人身牛足 五代史四夷附錄牛蹄突厥||||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

嫗厥律 五代史四夷附錄|||其人長大髮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

捻崖天子 五代史四夷附錄沙嶺黨項牙也其酋曰||||

鳴沙 五代史四夷附錄瓜洲南十里||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

濕沙止渴 五代

史四夷附錄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自仲雲界西始涉鹻磧無水掘地得｜｜人置之胸以｜｜

澇玉 五代史四夷附錄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每歲秋水涸國王｜｜然後國人得澇玉

鐵林相公 宋史何繼筠傳子承矩字正則至道元年契丹精騎數千夜襲城下伐鼓縱火以逼樓堞承矩整兵出拒遲明列陣酣戰久之斬馘甚衆擒其酋所謂｜｜｜｜者契丹遁去

指環為印 宋史外國三佛齊傳國中文字用梵書以其王｜｜｜｜

李陵題字處 宋史外國高昌傳次歷阿墩族經馬騣山望鄉臺工石龕有｜｜｜｜

白衣黑衣 宋史外國大食傳其王盆泥末換之前謂之｜｜大食阿蒲羅拔之後謂之｜｜大食

鵶飛不到山 宋史蠻夷傳元豐四年熟夷楊光震殺阿訛詔林廣與光震同力討賊乞弟恐復送欵帝以其前後反覆無眞降意

督廣進師廣遂破樂攻城至斗蒲村斬首二千五百級次落婆乞弟乃納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語良久乞弟疑有變引衆遁廣帥兵深入會大雨雪洟旬始氊車硬次老人山山形劍立度黑崖至｜｜｜｜

寨　遼史百官志遼之先世未有城郭溝池宮室之固｜｜為營｜｜為宮御帳之官不得不謹白山

黑水　金史世紀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是也殿宇沉

檀　元史郭侃傳至克實密爾部呼嚕蘇勒坦降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父子相傳四十二世勝兵數千萬侃兵至破其兵七萬屠西城又破其東城東城｜｜皆搆以｜｜木舉火焚之香聞百里結胸　山海經｜｜國在其西南其為人結匈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蟲為蛇蛇為魚　見羽

民長頰　山海經｜｜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　不死

山海經丨丨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一曰在穿匈國東

岐舌 山海經海外南經丨丨國在其東一曰在不死民東

交脛穿匈 山海經丨丨國在其東其為人交脛一曰在丨丨東

三身一臂 山海經丨丨國在夏后啟北一首而三身丨丨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

奇肱 山海經丨丨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

丈夫 山海經丨丨國在維鳥北其為人衣冠帶劍

女子 山海經丨丨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門中

不壽者八百歲 山海經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丨丨丨丨丨丨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邱

天野 山海經在軒轅國北其邱方四蛇相繞此諸丨之丨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百獸相與羣居

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見上

長

股山海經｜｜之國在雄常北被髮一曰長脚為人無脊山海經無脊之國在長股東｜｜｜

｜深目無腸山海經｜｜國在其東為人舉一手一目在共工臺東｜｜之國在深目東其為人

長而無腸聶耳山海經｜｜之國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為人兩手聶其耳縣居海水中及水所出入奇

物兩虎在其東據樹歐絲山海經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

木長百仞無枝大人君子山海經｜｜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蹉邱北奢比之尸在其

北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

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毛民山海經｜｜之國在其北為人身生毛一曰在

元股北衣魚食鷗山海經元股之國在其北其為人｜｜｜｜使兩鳥夾之一曰在雨師妾北

思士不妻思女不夫山海經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食黍食獸是使四鳥有大阿之山者

卯民山海經有丨丨之國其民皆生卯

菌人山海經有蓋猶之山者其上有甘柤枝幹皆赤黃葉白華黑實東又有甘華枝幹皆赤黃葉有青馬有赤馬名曰三騅有視肉有小人名曰丨丨有南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

漚髯逸周書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丨丨文身

闟耳貫胸雕題漆齒逸周書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丨丨丨丨丨丨離卯丨丨丨

畱骨之邦穆天子傳天子留骨六師之屬天子乃封長肱於黑水之西河是惟鴻鷺之上以為周室主是曰丨丨丨丨

郅支餌石郭憲洞冥記元鼎五年丨丨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工國人長四尺惟丨丨此丨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

肝舂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

乘象入海底取寶

郭憲洞冥記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為簟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宿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鮫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

甜水

郭憲洞冥記｜｜去虞淵八十里有甜溪水味如蜜東方朔遊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於井井常甜而寒洗沐則肌理柔滑

羣飛往日下自曝

郭憲洞冥記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身熱乃歸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取犀象相投擲為樂

郭憲洞冥記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澗泉飲能盡結海苔為衣其戲笑｜｜｜｜｜｜｜

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東方朔神異記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經綸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形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

孔雀珥門戶玉璞抵烏鵲桓寬鹽鐵論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馲駞北夷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崑山之旁以｜｜｜｜｜｜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

織柳為室旃席為蓋桓寬鹽鐵論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

君臣嫚易上下無禮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素弘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一旦有急貫弓上馬桓寬鹽鐵論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裾褘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奇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强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已貲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口而敫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連蹇焦氏易林胡言丨丨丨丨譯瘖且聾狗邦焦氏易林穿胸丨丨丨丨僵離旁春天地易紀日月更始孕三十六年張華博物志大人國其人丨丨丨丨丨丨白頭其兒生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

里光出口中張華博物志厭光國民丨丨丨丨形盡似猨猴黑色眠能泣珠張華博物志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丨丨丨丨化虎張華博物志江陵有猛人能丨為丨俗又曰虎化為人好著紫葛人足無踵兩角如蠒王嘉拾遺記東極扶桑之外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長四尺丨丨丨丨牙出於脣自乳已來有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無老純孝王嘉拾遺記盧扶國人皆三百歲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為丨丨丨丨之國常行水上王嘉拾遺記貧嶠山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蜜而水强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國人丨丨於丨丨無翼而飛王嘉拾遺記溟海之北有勃鞮之國人皆衣羽毛丨丨丨丨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

憑風而翔乘波而至見上孝養國王嘉拾遺記冀州之西二萬里有｜｜之｜其俗人年三百歲有親死者刻木為影事之如生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於園室以充祭祀昔黄帝表此為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鐵峴沸海蚰洲蜂岑王嘉拾遺記燃邛之國經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泛｜｜｜｜｜鐵峴峭礪剛金為輞比至京師輪皆銚鋭幾盡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經蚰洲以豹皮為屋於屋內推車經蜂岑燃胡蘇之木木烟能殺百虫經五十餘年乃至洛邑佛外祖國酈道元水經注恒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也騎步相持絙橋相引酈道元水經注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岨崖岸險絶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

七百渡梯巳躡縣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絶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盤石之磴道狹尺餘行者｜｜｜｜｜｜｜二十許里方到縣渡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縣渡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渡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於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猨飲也

猨飲見上

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酈道元水經注竺法維曰迦維國佛所生天竺國也｜｜｜｜｜｜｜｜｜｜也

田織信厚酈道元水經注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

其田從潮水上下酈道元水經注交州外域記曰交阯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

採香為業酈道元水經注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魚食生肉｜｜｜｜與

人交市若上狼𦞦鄺道元水經注其水又東南流逕船官口船官川源徐即外夷皆裸身男皇之民矣

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外名𥃙𥃙所謂裸身者也雖習俗裸袒猶恥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闇中齅金

便知好惡明朝闇中齅金便知好惡上見元國經鄺道元水曉看皆如其言

記曰漢置九郡儋耳預焉民好徒跣耳廣垂以為飾雖男女褻露不以為羞暑褻薄日自使人黑積習成常以

黑為美離騷𥃙𥃙矣馬流立鄺道元水經注俞益期牋曰馬文淵所謂𥃙𥃙矣

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

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𥃙𥃙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

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須人祭天即取呵嚛部落子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

孫段成式酉陽雜俎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

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尒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即緣絶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呵𡁠首領仍誓之曰自殺此之後｜｜｜｜｜｜｜｜｜｜｜｜｜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𡁠部落用之射摩即斬呵𡁠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尒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絶矣

仰樹汁為用段成式酉陽雜俎木飲州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

皆｜｜｜｜｜｜一日造食一月食之段成式酉陽雜俎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為柵周十餘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氣候常煖冬不凋落宜牟馬無驢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大褰鼻黃髮綠眼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唯矟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

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尚商販自稱孝億人丈夫婦人俱帶每｜｜｜｜｜｜｜常喫宿食

所有種植待雨而生

段成式酉陽雜俎仍建國無井及河澗｜｜｜｜｜｜｜｜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若海水又鹹土俗潮落之後平地為池取魚以作食

起春以後乜

集甲兵與猿戰

段成式酉陽雜俎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嶮工多猿猿形絶長大常暴雨年有二三十萬國中｜｜｜｜｜｜｜｜｜｜｜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

東西互擊甲人

段成式酉陽雜俎拔汙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領分為兩朋各出一人著甲衆人執瓦石東西捧杖｜｜｜｜｜｜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

飛頭

段成式酉陽雜俎嶺南溪洞中往往有｜｜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

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梵僧菩薩勝又言闍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目無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氏志怪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蟲落因號落民

蟲落見工

解形之民段成式酉陽雜俎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墀國使南方有｜｜｜｜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工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繡面獠子段成式酉陽雜俎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蠻雕題之遺俗也

神廚段成式酉陽雜俎｜｜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祀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廚中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妄

六十四種書段成式酉陽雜俎西域書有驢脣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牸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有六十四種

仙人鏡蘇鶚杜陽

雜編大歷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釵其國在海東北四萬里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藏六腑亦謂之｜｜｜其國人有疾輙照其形遂知起於某藏府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

酒山紫海蘇鶚杜陽雜編敬宗皇帝寶歷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其國有｜｜｜｜葢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龍魚龜鱉砂石草木無不紫焉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一至八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焕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　紳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一

倫常部一

君臣一

如地如天如月如日管子||||||何私何親||||||唯君之節言室滿室

言堂滿堂管子||||||||||是謂聖王抱蜀管子||不言而廟堂既修君知

臣臣亦知君管子||||||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中正無

私忠信不黨管子為人君者||而||為人臣者|||而||左操五音右執

五味 管子||||||||||此言君出
令佚故立於左臣任力勞故立於右夫五音不同
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而
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
也而無所不得
得而力務財多 多忠少欲 管子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
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
||智也為人 六謀 管子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
臣者之廣道也 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責
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
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
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 廢德仰生 管子夫
以事其君君臣之會|者謂之| 為人君
者||於人者也為人 言下力上 管子君人也者無貴
臣者||於上者也 如其言人臣也者無
愛如其力|||||| 君豐臣敎 管子古之王者其||
而臣主之道畢矣 其|| 注君豐臣敎則

君能制臣如白與黑管子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之||也

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得一以為天下貞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其致一也

四大居一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而王|其|焉

君甘臣酸君淡臣醎晏子梁邱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則||||則||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

身尊民安事治身榮晏子景公問晏子曰為君||||為臣||||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

一心晏子梁邱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

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丨
丨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
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二子治國一臣樂身

晏子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邱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邱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丨丨者何以丨吾丨微此丨丨者何以丨吾丨

非奉餽茵席臣

晏子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

臣也敢辭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

輿安策勁馬良輪利 鄧析子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丨丨威定則丨丨臣順則丨丨民和則丨丨

三累四責 鄧析子君有丨丨臣有丨丨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踈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弗弗詻詻 墨子君必有丨丨之臣上必有丨丨之下

家君 墨子丨丨丨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

進前不御聞聲相思 鬼谷子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丨丨而丨丨遙丨丨而丨丨

不變之法 尹文子丨丨丨丨君臣上下是也

道異繩一 商子王道

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丨則丨而所丨則丨也**志合言從**列子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

丨丨丨丨道行國霸**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子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與天為徒與人為徒與古為徒**莊子內直者丨丨丨丨與天為徒者

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丨丨之丨丨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丨丨丨丨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

德友莊子吾與孔丘非君臣也丨丨而已矣**不諂其君**莊子忠臣身丨丨丨丨

在江海心居魏闕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丨丨丨丨之上丨丨乎丨丨之下奈何瞻子

曰重生重生則利輕**素皇內帝**鶡冠子此｜｜｜｜之法注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者天人之總美大之名謂之素皇內帝則又其至也**調泰鴻**鶡冠子泰一者執大同之制調｜｜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北面委質無有二心**韓非子賢者之為人臣｜｜｜｜｜｜｜｜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修頭修足**韓非子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下以｜｜**若桴若鼓**韓非子至治之國君｜｜臣｜｜**淵魚**韓非子勢重者人主之｜也臣者勢重之｜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勞於索人佚於使人**韓非子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高天泰山壑谷鬴洧 韓非子以其主為｜｜｜｜｜之尊而以其身為｜｜｜｜｜之卑

壤地草木 韓非子君者｜｜也臣者｜｜｜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

國君之寶 荀子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也

欲是之主建是之士 荀子｜｜｜｜｜｜並肩而存能｜｜｜｜｜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

分施 荀子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均徧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

均徧不偏忠順不懈 見上

儀正槃圓盂方 荀子君者｜君者儀也｜｜而景正君者槃也｜｜而水圓君者盂也｜｜而水方

民之源 荀子君者｜｜｜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四統俱而天下歸 荀子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

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者｜｜｜｜｜之夫是之謂能羣

門户牖嚮 荀子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慮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

基杖 荀子卿相輔佐人主之｜｜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

態臣 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者也

聖臣 荀子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矣

妒臣 荀子君有｜｜則賢人不至

舟水 荀子君者｜也庶人者｜也

執圜處方 呂氏春秋主｜｜臣｜｜方圜不易其國

乃昌天賞呂氏春秋有丨丨得為主百倍之臣呂氏春秋子培賢者適也又為王丨丨丨丨往呂氏春秋帝也者天下之丨也王也者天下之丨也君因臣為呂氏春秋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根本枝葉淮南子君丨丨也臣丨丨也錘以玉環揚子帶其鈎鞶丨丨丨注鈎無帶不立帶無鈎不著相須成體以自申束不失禮節可以為王臣故有玉環而佩也正其腹引其背揚子丨丨丨丨丨丨首負注腹內也背外也首就也自內及外君臣道正故就負夫夫揚子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丨丨測曰虛邪夫夫得賢臣也按夫古夫字羣策羣力揚子漢屈丨丨丨羣策屈丨丨舜禹有土揚子然則丨丨丨丨丨乎曰舜以克作土禹以舜作土明光若禔揚子或問君曰丨丨問臣曰丨丨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

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無私無偏**文中子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丨丨問使人之道曰丨丨**廣問專對**文中子非明君孰能丨丨非達臣孰能丨丨乎**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國語丨丨丨丨丨丨丨覽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民之川澤**國語夫君也者丨丨丨丨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宗臣**國語男女之享不及丨丨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君為我心**國語事君者丨丨丨丨制不在我**三世仕家君之**國語丨丨丨丨丨丨再世以下主之**范中行之良**國語趙簡子歎曰吾願得丨丨丨丨丨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

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君行制臣行意

國語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丨丨丨丨丨丨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良金寫狀見上

按史記越世家大指相同行制作行令

忠臣愛名 戰國策臣聞明主愛其國｜｜｜｜其｜

九佐七友五丞三輔 戰國策堯有｜｜舜有｜｜禹有｜｜湯有｜｜

股掌臣 戰國策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人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之｜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

帝與師處王與友處 戰國策郭隗先生曰｜者｜｜｜｜者｜｜｜霸者與臣處

素王九主 史記殷本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及｜｜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注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敢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索隱曰按素王者太素上皇

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　唯唯鄂鄂　史記趙世家簡子
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　有臣曰周舍好直
諫周舍死簡子每臨朝常不悅大夫請辠簡子曰大夫
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丨
丨不聞周舍之　殘蠹　史記趙世家肥義謂信期曰吾聞
丨丨是以憂也　姦臣在朝國之丨也讒臣在中主
之丨也　依日月之末光　史記蕭相國世家蕭何於秦時為
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丨
丨丨丨丨何謹守管籥因　畫策臣　史記留侯世家張
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　良多病未嘗特將
兵常為丨丨丨　三寸舌為帝者師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
時時從漢王　曰今以丨丨丨丨
丨丨封萬戶位列侯此　厀前於席　史記商君傳衛鞅復
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見孝公公與語不自
知丨之丨丨丨　剖心折肝相信　史記鄒陽傳蘇秦相燕
也語數日不厭　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

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豈移於浮辭哉

親如膠漆 史記鄒陽傳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

骨鯁 史記刺客傳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之臣是無如我何

定一尊 史記李斯傳今陛下幷有天下辨白黑而｜｜｜

如夫左右手 史記淮陰侯傳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

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 漢書天文志巽在東南為風｜｜｜｜｜｜｜｜｜｜｜也

金石交 漢書韓信傳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

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然終為漢王所禽矣

一代宗臣 漢書蕭何曹參傳贊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之||慶流苗裔盛矣哉按國語宗臣謂同姓臣與此別故兩錄焉

堂陛 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羣臣如|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七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

忘身忘家忘私 漢書賈誼傳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國耳||公耳||

務其方以高其節 漢書賈山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晏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

閨閤之臣 漢書司馬遷傳身直為||||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

孔氏師金氏友 漢書金日磾傳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

丨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丨丨丨

故人嚴子陵共臥 後漢書嚴光傳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丨丨丨丨丨丨耳

乳為生湩 後漢書李善傳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丨丨丨丨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邱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

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爵俎呂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持鉏去草見工

猶魚有水蜀志諸葛亮傳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之｜｜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三顧草廬諮當世事蜀志諸葛亮傳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臣於｜｜｜之中｜臣以｜｜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解帶寫誠厚相結納蜀志諸葛亮傳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

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稠人廣坐侍立終日蜀志關羽傳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而｜｜｜｜｜｜｜｜｜｜｜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常呼曰谷吳志吳主

傳注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
釣臺圻時風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
羅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即轉柂入樊口
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
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
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
之自此後不復|
名之|||||如比肩之舊吳志張昭傳孫策創業命
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
堂拜母|吳志張紘傳注江表傳曰初權於
||||呼曰東郡羣臣多呼其字惟|張昭為張公
紘|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吳志周瑜傳注江
||表傳曰初曹公聞
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將
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
為對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詣瑜瑜出迎之謂幹曰子
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

里中間別隅遥聞芳烈故來叙濶並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憑几前席進前捋鬚

吳志朱桓傳注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所復恨權｜｜｜｜桓｜｜｜｜曰臣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

協契斷金

晉書簡文帝紀咸安二年三月癸丑詔賴宰輔忠德道濟伊望羣后竭誠｜｜｜｜內外盡匡翼之規文武致匪躬之節冀因斯道終克弘濟

總角好

晉書何劭傳劭字敬

祖少與武帝同年有｜｜之｜**左右恂恂濟濟**晉書王渾傳濟字武子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彥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可謂｜｜｜｜矣按濟王渾子

異符同契晉書苻堅載記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若元德之遇孔明也按猛王猛

磬聲之臣宋書索虜傳難當將其妻子及其同義告敗鬪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之逆信背和與守洛為三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助難當報復

處可寒宋書鮮卑吐谷渾傳樓喜拜曰｜｜｜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

天為我生儉齊書王儉傳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歎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也

推懷投款齊書劉懷珍傳太祖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況在今日

寧當有異署事有卿名不復細覽齊書李安民傳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安民曰｜｜｜｜｜｜｜我便｜｜｜｜｜也

薦誠君側奉義萬里齊書劉懷珍等傳論｜｜｜｜｜｜｜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

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齊書張緒傅緒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也

代我呼范為兄梁書范雲傅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令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

｜天子四友梁書謝朏傅齊高帝為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為長史敕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斅彭城劉俁俱入侍宋帝時號為｜｜｜｜

黃金在肘不敢失墜梁書王珍國傅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為王茂先所敗乃入城仍密遣郄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後因侍宴帝問曰卿

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答曰丨丨謹丨臣丨丨丨丨

改喚蔡尚書 南史蔡樽傳帝嘗設大臣餅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竟不答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丨丨丨丨丨樽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

既遭唐堯之君不辭元凱之譽 魏書任城王澄傳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流頰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

凱廡此堂雖無唐充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
臣｜｜｜｜｜｜｜敢｜｜｜｜｜｜｜高祖曰光景垂洛
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爾不示
德音即命黄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
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高祖曰
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
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
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復獻千萬
之壽報以南山之詩上見此小兒終效用於子孫魏書李訢傳訢
毋賤為諸兄所輕宗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毎觀察
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
異之指謂從者曰｜｜｜｜｜｜朕之｜｜矣因識
眄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
超曰李訢後必宦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勿許他貴
也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常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

世祖親哭三日詐以起哺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為朕家幹事之臣

幹事之臣 見上

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北齊書崔㥄傳㥄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婁太后為博陵王納㥄妹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奏曰||||||||||

三崔二張不如一康 北齊書陳元康傳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

骨親肉疎所以相付 北齊書傅伏傳周帝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

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華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乎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遂別引之與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

使為良臣勿使為忠臣

舊唐書魏徵傳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下｜臣｜｜｜｜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皋陶是也忠臣龍逄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

舊唐書魏徵傳後以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讐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

所寶朕方｜｜｜｜｜｜｜｜｜｜｜卿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

要相偕老舊唐書裴寂傳六年遷尚書左僕射賜宴於含章殿高祖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耳公為台司我為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

剪鬚和藥舊唐書李勣傳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為其｜｜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須深謝

君宜轉動臣宜安靜舊唐書張行成傳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

或翼或從尸天之功唐書劉裴傳贊應龍之翔雲霧滃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云

君臣猶父子唐書張公謹傳卒官下年四十九帝將出次哭

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丨丨丨丨丨也情感於内安有所避遂哭之**異支一心**唐書杜如晦弟楚客傳方建成難作楚客適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邪夫走遠者自近人不卹無官患才不副而凡與我丨丨丨丨者爾當如凡事吾而輔我楚客頓首謝因擢為中郎**將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唐書房杜傳贊方君臣明良丨丨丨丨丨丨丨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鸞鳳冲霄必假羽翼**唐書馬周傳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君宰間不膠漆而固**唐書馬周傳贊帝銳於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丨丨丨丨丨丨丨恨相得晚宜矣**公在得酣臥**唐書李大亮傳晉王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丨丨我丨丨丨**誼**

臣唐書孫伏伽傳李綱孫伏伽可謂||矣以樂石相報唐書高馮傳進按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無言不酬唐書崔日用傳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之義吾雖瘠天下肥唐書韓休傳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汎洪源俟舟楫唐書戴至德傳高宗嘗為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滑啟沃盤丹誠崔知悌曰仗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流

水朝宗衆星拱極宋史樂志天子當陽臣工率職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環佩鏘鏘威儀抑抑

上下交欣見詩友遼史蕭朴傳字延寧國舅少父房之族父勞古以善屬文為聖同心同德交欣上

宗丨呼小字金史劉玧傳幼名太平世宗即位玧晝夜兼馳上謁世宗大悅以為護衛十人長往丨招宗叙白彥敬赫舍哩志寧皆相繼來附還報上喜其有功丨其丨丨而謂之曰太平所至庶幾能贊朕至太平矣

中書右手樞密左手元史明宗紀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丨丨則丨丨也丨丨則丨丨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

車之有轅身之有臂元史穆呼哩傳太祖即皇帝位首命穆呼哩博爾濟為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丨丨丨丨丨丨丨也汝等切宜體此勿替初心

高山日影元史卓沁台傳卓沁台始從征奇味

亦自杭愛啟行歷班辰海子閶闔萬里每遇戰陣必為先鋒帝嘗諭之曰朕之望汝如｜｜前｜｜也

同飲河水元史哈蘇納傳太祖時從征王罕有功命｜｜班珠爾｜之｜且曰與我共飲此水者世為我用

三畏元史拜珠傳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

惟臨惟沉惟周惟定六韜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為下｜｜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為上｜｜為下｜｜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

世世能極逸周書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極｜｜｜｜曰帝

國元董仲舒春秋繁露君人者｜之｜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

國為身臣為心董仲舒春秋繁露因｜｜以｜｜因｜｜以｜｜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

編於天董仲舒春秋繁露百禮之貴皆編之

日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丨丨丨

尊至者其敬無窮董仲舒春秋繁露夫流深者其水不測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五科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丨丨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

承天意成民善董仲舒春秋繁露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丨丨丨以丨丨丨之丨性為任也

若土敬天董仲舒春秋繁露事君丨丨之丨丨也

安樂世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

下為意以丨丨丨為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

君力臣力

劉向新序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丨之丨乎其丨之丨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入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四面求臣

劉向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

六正六邪　劉向

說苑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

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

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動於福先嚴遵道德指歸論故賢君聖主以至尊之位強大之勢處孤寡居不穀出無迹入無朕||||靜於禍始

左德右威嚴遵道德指歸論明王聖主放道效天名實為紀賞罰為綱|||||以應不祥天下仰制莫能毀傷

上法斗極班固白虎通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

取象日月屈信班固白虎通君臣法天||||||歸功天也|

纘堅班固白虎通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也屬志自堅固

天下之翁王充論衡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為富翁矣夫王者|||也

民統治材王符潛夫論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之|也臣者|之|也

心順

職順道順荀悅申鑒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二曰｜｜三曰｜｜

陪天歡武平一景龍文館記高宗誕辰與侍臣賦詩宴樂上曰可識朕意不須惜醉李嶠等奏曰既｜｜｜不敢不醉

天子親家翁高擇羣居解頤蕭瑀常因宴太宗語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元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對曰臣是梁朝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樫木小函扃鐍甚固裴庭裕東觀奏記萬壽公主上愛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壻鄭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藉甚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上顥銜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邠寧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責臣郎壻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追迴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婚銜臣入骨臣且在中書顥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

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子來｜｜｜｜謂敏中曰此畫鄭郎説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任卿如此矣敏中歸啟益感上聰察宏恕常置函子於佛前焚香感謝

師蜂　張仲才文

始真經聖人｜｜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蝗制兵

重臺　陶宗儀輟耕錄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注云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隷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岂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驅口　陶宗儀輟耕錄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為奴婢又有

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為驅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則摽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一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

擂盤珠　陶宗儀輟耕錄

凡納婢僕初來時曰｜｜｜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

陳家蘭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

凡人家有女美貌者必召入內其下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為｜｜｜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一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二

倫常部二

父子

慈惠以教孝悌以肅管子為人父者｜｜｜｜｜為人子者｜｜｜｜和子孫屬親戚管子｜｜｜｜｜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管子｜｜｜｜｜｜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教護家事管子｜｜｜｜父母之則也知子莫若父管子先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吾子管子大男食鹽五升

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食鹽二升少半注吾子謂小男小女也

三務墨子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知然後已矣莫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為天下度亦猶此也

年過而一國無聘者尹文子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衛有鰥夫將冒娶之果國色

孔子之葉公孫龍子孔穿｜｜｜｜也

不慢其保慎子愛赤子｜｜｜｜

天地之委蛻列子孫子非汝有是｜｜｜｜｜也

遺男列子鄭人京城氏之孀妻有｜｜始齔

以文之綸終莊子而其子又｜｜｜｜注昭文之子

又乃終文之緒不可解於心莊子子之愛親命也||||不諛其親莊子孝子

||||不至乎孩而始誰莊子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則人始有天矣|以天屬莊子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也唐子莊子其求||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注唐夫也不為子媒莊子親父|其||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再仕而心再化莊子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勃谿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樸而不明韓非子父子之間其禮||||實厚者貌薄韓非子||||父子之禮是也務致其福韓非子慈母之於弱

子也丨丨丨丨放麑啜羹韓非子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荅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荅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按後漢書光武詔觀丨丨丨丨二者孰仁本此母愛倍父韓非子丨之丨子也丨丨丨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烹彘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子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丨丨也敬

愛致文荀子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丨丨而丨丨勿面勿兒勿彊荀子君子之於子愛之而丨丨使之而丨丨導之以道而丨丨衣與繆與不汝聊荀子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不從命有三荀子孝子所以丨丨丨丨丨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

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草莽華實樹木根心呂氏春秋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之有|||也若|||之有|||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一體兩分同氣異息見上一父而載取名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遺腹子淮南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孿子淮南子故夫||||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家老淮南子||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羮非

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扶扶揚子赤子丨丨父母瞻也九齡與元揚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丨丨而丨我丨文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揚子子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日不歸孰曰非儒也折菱揚子木細枝謂之杪青齊兗冀之間謂之菱故傳曰慈母之怒子也雖丨丨笞之其惠存焉注言教在其中也釐孳揚子陳楚之間凡人嘼乳而雙產謂之丨丨秦晉之間謂之健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孿生女謂之嫁子健子見上嫁子見上為二親所嬌嬈抱朴子自叙洪生晚丨丨丨丨丨不早督以書史六世咸有述文中子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丨丨丨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丨丨丨丨焉則以志其道也敬賢於請國語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

丨丨丨孺子勉之乎注言執恭敬愈於請求也按此里克語孺子謂申生

臣子干可

國語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丨之丨丨丨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

丈夫子

戰國策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丨丨丨獨甚

投杼

戰國策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丨丨踰墻而走

倚門倚閭

戰國策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丨丨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丨丨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

息女

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丨丨願為季箕帚妾

當代父後

史記漢文帝紀因賜天下丨丨丨丨

者爵各一級

家督　史記越世家家有長子曰｜｜

枝屬　史記五宗世家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

極欲十日而更　史記陸賈傳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也按漢書極欲作極飲恐欲為飲字之訛非史漢異文也

白首萬石君尚無恙

建老　史記萬石君傳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令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取親中帬廁腧身自浣滌見上非此母不生此子史記張湯傳湯死家産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能｜｜｜

女孫史記陳丞相世家户牖富人有張負張負｜｜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

所子漢書宣帝紀封賀｜｜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注師古曰所子者言養弟子以為子

子同産子漢書平帝紀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内侯亡子而有孫若｜｜｜｜者皆得以為嗣注師古曰子同産子者謂養昆弟之子為子者

仄室漢書賈誼傳非有｜｜之埶以豫席之也注應邵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

霍氏衰張氏興漢書張安世傳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

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世｜｜｜｜矣

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漢書杜延年傳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坐臥皆易其處

父子經明行脩漢書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邱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顯以厲俗

宜愛女甚於男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

數視其小子見上

夭夭申申漢書叙傳萬石溫溫幼寤聖君宜爾子孫｜｜｜｜注師古曰

此言萬石子孫既多又皆和睦按夭夭申申語雖本論語而用於父子者惟此故録之

民母　漢書衛青傳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注服虔曰民母嫡母也

見畫

常拜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鄉之涕泣然後迺去

尊章　漢書廣川王傳背||嫖以忽注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耳孫　漢書平帝紀封宣帝||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

鼻祖　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嬋嫣兮或||於汾隅注劉德曰鼻始也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揚故云始祖於汾隅也

風類　漢書韓延壽傳延壽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己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也

十三人

各守一藝 後漢書鄧禹傳禹內文明篤行淳僃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埶有子丨丨丨丨丨

丨忠臣之子復為司隸 後漢書鮑昱傳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大小太常 後漢書桓郁傳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丨丨丨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

世傳家學 見上

小國侯 後漢書東海恭王傳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處臣三女丨丨丨此臣宿昔常計注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為明光侯蕭何夫人封為酇侯之類

公卿詣府上壽 後漢書張酺傳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

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候酺適會歲節丨丨罷朝俱丨酺丨舉酒丨丨丨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

勇乃負荷

後漢書班勇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級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

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贊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慬亦抗憤｜｜｜注軍就名也按索班敦煌長史為北單于與車師後部所殺

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

後漢書楊震傳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舐犢

後漢書楊彪傳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之愛操為之改容

主簿楊會吾之程嬰

後漢書傅燮傳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

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佩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歎吁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

改其里曰高陽 後漢書荀淑傳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里

竟夕不眠 後漢書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三君 後漢書陳紀傳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名時號｜｜按三君謂寔紀諶

公慚卿卿慚長 後漢書陳紀傳建安初袁

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司空天下以為｜｜｜｜｜｜按公謂羣卿謂紀長謂紀父寔

謂**使勤貴寵者此母**後漢書馮勤傳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也其見親重如此

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後漢書陸續傳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

所作予續曰母嘗｜｜｜｜｜｜｜｜｜｜｜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于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噬指心動

後漢書周磐傳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迺｜其｜順即｜｜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按順蔡順

小同

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中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

恪卿志膽敢爾

後漢書廉范傳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

帝曰｜｜｜｜｜｜｜｜｜
因貴之由是顯名

死後必復致大鳥 後漢書楊震傳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矣

遺安 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皆遺之以危今獨｜之以｜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雙珠近出老蚌 魏志荀彧傳注孔融與韋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

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愨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甚珍貴之

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魏志胡質傳注晉陽秋曰晉武帝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是臣不如者遠也按威質子

名依謙實 魏志王昶傳昶為其兄子及子作｜字皆｜｜｜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子渾字元冲深字道冲

屏風隅座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孫休時紀陟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其｜

父書跪讀每句應諾 吳志顧雍傳注吳書曰顧悌每得｜｜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之｜｜｜｜畢復再拜

懷橘 吳志陸績傳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乎績跪答曰欲歸遺

母術奇之

大母孫二人更相爲命蜀志楊戲傳注李密上書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是以區區不敢廢遠

乞留供養晉書高陽王珪傳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

荀令君子晉書荀顗傳魏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之｜也擢拜散騎侍郎

濬沖清賞非卿倫晉書王戎傳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按渾王戎父

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見上

皆國士晉書武陔傳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按陔字元夏

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

之上晉書胡奮傳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為貴人奮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大郎晉書王悅傳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知忠孝萃於一門晉書卞壺傳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眕弟旴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之道｜｜｜｜抱置膝上晉書王述傳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廢蓼莪之篇晉書王裒傳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

丨丨重光累徽晉書韋謏傳嘗謂伯陽曰我高我曾丨丨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敎尊亦正值軟抵耳按伯陽謏子

枕戈泣血志在復讐晉書桓溫傳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丨丨丨丨丨丨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為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按彝桓溫父

九州伯五湖長晉書桓元傳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丨丨丨兒為丨丨丨棄官歸國

客為之起晉書裴秀傳秀母微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丨見者皆丨丨丨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

被髮從車晉書荀崧傳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丨丨丨丨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於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

氣絶至夜方甦
葬母於密山
作筥養母晉書庾袞傳父亡｜｜賣以
｜｜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
對曰母食不甘袞將
何居母感而安之
參問日再三晉書苻融載記性至
孝初屆冀州遣使｜
｜其母動止或｜有｜
｜堅以為煩月聽一使
此兒異衆晉書衛玠傳玠字叔
寶年五歲風神秀異
祖父瓘曰｜｜有｜於｜
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
豈宜以子戲父晉書張憑傳
祖鎮蒼梧太
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
有佳兒憑曰阿翁｜｜｜｜｜邪
我尚生瑍瑍那得
不生靈運晉書謝元傳子瑍嗣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
瑍少不慧而靈運文藻艷逸元嘗稱曰｜｜
｜｜｜｜｜｜｜｜｜按宋書作我乃
生瑍瑍那得生靈運玩文義晉書為長
執硯涕泣晉書
范喬
傳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
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
報

劉日短 晉書李密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䟽曰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丨養丨之丨丨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此

兒當及其曾祖 晉書荀勗傳勗依於舅氏岐嶷夙成年十五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

丨丨丨丨丨丨丨王猛之孫將門有將 宋書王鎮惡傳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時鎮惡為天門臨澧令即遣召之既至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丨丨丨丨所謂丨丨丨丨也

查梨 宋書張敷傳敷小名丨父邵小名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我

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 宋書張興世傳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興世欲將往襄陽爰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

天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

林下正始餘風　宋書羊元保傳戎二弟太祖並賜名曰咸曰粲謂元保曰欲令卿二子有｜｜｜｜｜｜

深中夙敏方成佳器　宋書謝弘微傳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有子如此足矣挾思弘微

父以女為貞列將軍　宋書王華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衆應之｜｜｜｜｜｜｜｜以女人為官屬

歲中不過一再相見　宋書王敬弘傳敬弘見兒孫｜｜｜｜｜｜｜｜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既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

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　宋書顔延之傳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

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頹然自得常語竣曰｜｜｜｜｜｜｜｜｜｜｜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宋書顏竣傳竣光祿大夫延之之子也太祖問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按南史躍得臣酒下有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語

奐得臣義躍得臣酒見上

名義恭子為伯禽名竣子為辟彊宋書顏竣傳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殺至是並各產男上自為制名｜｜｜｜｜｜｜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

乳汁驚出宋書朱脩之傳初脩之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旦｜｜｜｜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

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

尊上 宋書何子平傳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為州上綱謂曰|||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私庭何容以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覬之益重之

籍年既至便應扶侍私庭 見上

既見其生實欲其可 宋書陶潛傳顧慙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爾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於我||||||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 宋書戴法興傳父碩子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

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與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云｜｜｜｜｜｜｜｜｜｜

｜莫賀郎 宗書鮮卑吐谷渾傳遂立子視連為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宋言父也

貌類中郎性似文靖 宋書謝弘微傳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而｜｜

｜｜當得一子 齊書周盤龍傳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謂人曰我今作角城戍我兒｜｜｜｜或問其故買曰角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虜不敢南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

父子兩匹騎縈攪數萬人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矟直奔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

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虜衆｜｜｜｜｜｜｜｜節歲問訊皆先克日齊書

王延之傳延之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子倫之見兒子亦然殊有鳳毛齊書

謝超宗傳好學有文詞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

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恐靈運復出

靈運復出見上今世曾子

齊書劉瓛傳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阿稱瓛小字也

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齊書謝瀹傳瀹四兄朏顥𧺝世謂謝莊｜｜｜

｜｜｜才識可嘉足懋先基齊書袁彖傳父覬武陵太守彖少有風氣好屬文舉秀才

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矣史公彖之小字也劉公不亡

齊書劉繪傳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事太祖見而歎曰｜｜為｜｜｜矣

太邱之召元方方之為劣

齊書杜栖傳徵士京產子也同郡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栖曰昔陳｜｜｜｜｜｜｜｜｜以今方古古人何貴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欲待之中書郎周顒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慕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

學業清標後來之秀 見上

常遣減油減火

梁書沈約傳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

吾家千金

梁書謝朏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瑯琊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因撫

朏背曰真｜｜｜以身蔽刃梁書張稷傳稷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女｜｜父卒｜｜先乾蔭梁書袁昂傳昂以不天幼傾｜｜｜資敬未奉過庭莫承引騶清道悲感不勝梁書王僧孺傳除遊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拜日｜｜｜｜｜自｜始驗康公積善之慶梁書蕭幾傳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撙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氣骨似我梁書邱遲傳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大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嘗謂｜｜｜｜｜已見令徐勝前徐後謝何必愧前謝梁書謝幾卿傳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北侵擢為軍

師長史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於｜｜｜於｜｜｜

嘉樹為憲之種 梁書顧憲之傳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覬之嘗為吏部於庭植｜｜｜｜謂人曰吾｜｜｜｜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

文體翩翩無忝爾祖 陳書沈衆傳祖約梁特進父旋梁給事黃門侍郎衆好學頗有文才起家梁鎮衛南平王法曹參軍太子舍人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名見於文德殿帝令衆為竹賦賦成奏之帝手勅答曰卿｜｜｜｜｜可謂｜｜｜｜

必荷門基 陳書陸瓊傳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所謂一不為少

外陰 陳書謝貞傳少罹酷罰十四傾｜｜

進退不入 南史謝朏傳宋明帝嘗敕朏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

丨丨丨丨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得無貽厥之力南史到溉傳子鏡鏡子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丨丨丨丨丨丨乎百不為多一不為少南史任昉傳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丨丨丨丨由是聞聲藉甚不須苦教魏書穆壽傳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淩之又自恃位任以為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丨丨丨丨之郊祀並乘軒軺魏書崔浩傳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丨丨丨丨父子時人榮之昔有一祁今有二奚魏書房堅傳太和初高祖擢為秘書郎遷司空

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高祖曰｜｜｜｜名垂往史｜｜｜｜當聞來牒

同氣異息 魏書賈瑗傳子於父母｜｜｜｜終天靡報在情一也

兄兄 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為｜｜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

聞有所生欲得暫見 北齊書趙郡王琛子叡傳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為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

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北齊書楊愔傳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舘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賔客曰｜｜｜｜｜｜推燥居濕咽苦吐甘舊唐書禮儀志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生養勞瘁恩斯極矣各得父一絕舊唐書宋之問傳世人以之問父為三絕之問以文詞知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遜善書議者云｜｜｜之｜｜累朝盛典出父子手舊唐書賈至傳至天寶末為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卿｜｜之｜可謂難矣御前得蒲萄遺母舊唐書陳叔達傳嘗賜食於｜｜｜｜｜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

歸以｜｜｜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克傳弓冶 舊唐書趙道興傳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候大將軍才之子也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候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為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為隋武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候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廨宇仍舊不改時人以為榮

父子同掌樞密 舊唐書蘇瓌傳神龍中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瓌父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以為榮機事填委文誥皆出頲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

頲過其父 舊唐書蘇瓌傳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頲為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

事至公無私即｜｜｜｜也

白雲親所居 舊唐書狄仁傑傳仁傑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孤飛謂左右曰吾｜｜｜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

好消息惡消息 舊唐書崔元暐傳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覆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元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

卿之令子朕之直臣 舊唐書鄭餘慶傳子瀚為

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爲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可更相賀越公兒郎

故有家風　舊唐書楊纂傳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矣按弘禮纂族子素弟之子

問安不盡辨　舊唐書郭子儀傳諸孫數十人每羣孫｜｜｜｜｜領之而已

勤幹家風　舊唐書韋機傳孫岳亦以吏幹著名則天時累轉汝州司馬會則天幸長安召拜尚舍奉御從駕還京因召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固有｜｜｜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賞慰良久

去帽導轝　舊唐書崔邠傳改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署觀者縱馬邠自私第｜｜親｜｜母｜｜公卿逢者迎騎避之衢路以爲榮

系孫　舊唐

書柳宗元傳宗元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知公輔才唐書王珪傳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汝必貴然未｜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汝貴不疑

受公主謁唐書王珪傳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

八葉宰相唐書蕭瑀傳贊自瑀逮遘凡｜｜｜｜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唐書來濟傳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歴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文武豈有種耶

得父清白唐書楊慎矜傳慎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

為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明皇訪其子可代父任
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帝喜擢慎矜監
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半千孫
慎名大理評事為含嘉倉出納使被眷尤渥
唐書李泌傳開元十九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
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
之曰｜｜｜｜固當然

均指使

唐書盧邁傳改尚書右丞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叔下邦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姪｜｜｜｜無位貌之異

韓穆家法

唐書穆寧傳寧居家嚴常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和熊膽丸

唐書柳公綽傳子仲郢字諭蒙母韓即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使夜咀嚥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韓愈咨賞為

庭責定軍

唐書李景讓傳景讓常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讙

召景讓庭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迺罷一軍遂定

譽兒癖 唐書王勃傳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詑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按福時勃父勸助皆勃弟

兩書并行 唐書李邕傳父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

求增父秩 唐書孫逖傳父嘉之第進士終襄邑令逖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為令逖｜降外官｜｜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冢息 唐書桑道茂傳李鵬為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位宰相次息亦大鎮

次息 見上

州里矜式 唐書列女傳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嘗以忠義誨齊亮

頑不受遂絶之自田而食紡而衣｜｜｜｜焉
大歴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自田而
食紡而衣上見奇兒五代史唐莊宗紀存勗克用長子也
初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
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聲辭甚悲
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
笑曰吾行老矣此｜｜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靈椿丹桂宋史竇儀傳儀
學問優博風度
峻整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
詩有｜｜一株老｜｜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
時號為竇
氏五龍迭奉壽觴宋史呂蒙正傳景德二年春表請
歸洛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
親舊宴會子孫環列
｜｜｜｜怡然自得兩京相望宋史王化基傳孫詔歷
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
封尹時子琦使京西攝尹洛
父子｜｜｜｜人以為榮手植三槐宋史王旦傳父
祐世多稱其陰

德||||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畫荻 宋史歐陽修傳四歲而孤母鄭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

讀范滂傳 宋史蘇軾傳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程氏||東漢||||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小坡 **大坡** 宋史蘇過傳時稱為||蓋以軾為||也

雲間鶴 宋史李光傳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

知以善養 宋史尹焞傳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汝||||不知汝以祿養願聞之曰賢哉母也

萬事休 宋史荊南高氏世家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保勗同母弟也初保勗在保抱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荊人目為|||

剪髮易書 元史陳祐傳祐少好學家

貧母張氏嘗｜｜｜｜
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
降於父母一等
元史許有壬傳
今制封贈祖父

母｜｜｜｜｜｜｜孟推
思之法近重而遠輕
奉承續行
董仲舒春秋繁露父
之所生其子長之父

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
皆｜｜｜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

如火樂木
董仲舒春秋繁露以子而
逆成養｜｜之｜｜也
視土事火
董仲舒
春秋繁

露為人子者｜｜之｜｜也雖居中央亦歲七十二日
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

得以感不敢與父
分美孝之至也
四產八男
董仲舒春秋繁露傳曰周
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騈產

男者四｜｜而得｜
｜皆君子俊雄也
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
劉
向

說苑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
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

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之時｜｜｜｜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橋仰梓俯劉向說苑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竦焉實而｜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勃焉實而｜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小筮則待大筮則

走

劉向說苑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泣答

劉向說苑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三遷

劉向列女傳孟母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為墓間之事

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衒賣之事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

斷織 劉向列女傳孟子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其｜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遂成名儒

牽衣不與 焦氏易林愛我嬰女｜｜｜｜ 彭祖九子 焦氏易林｜｜據德不殆 一室百孫 焦氏易林｜｜｜｜公悅嫗歡 取象五行轉相生 班固白虎通｜父子法地｜｜｜｜｜｜｜｜｜也 教法度 班固白虎通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 如父非父如母非母 班固白虎通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而｜｜者舅也親｜｜而｜｜者姑也 搤臂 王充論衡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其左｜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

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雅子王充論衡夫田嬰俗父而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田文｜｜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

賦懷氷黄憲天祿閣外史韓王署而求凍饌不避諱世子以私財作氷室取羮饌而藏之既凍乃進于王韓王悅為之｜｜

精感萬里干寶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

三母堂常璩華陽國志李姜梓潼文氏女王敬伯夫人少讀詩禮敬伯前夫人子博女紀流李姜生康稚芝女始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博妻犍為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

風氣日上足散人懷劉義慶世說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

將車持杖應門行酒劉義慶世說陳太邱詣荀朗陵使元方｜｜｜季方｜｜｜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慈明｜｜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

坐著膝前**雪日內集**劉義慶世說謝太傅寒｜｜｜｜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珠娘珠兒**任昉述異記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生男謂之｜｜**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顏氏家訓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誡王駿喪妻亦謂人曰吾不及**家公**顏氏家訓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渠自有門**劉餗隋唐嘉話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三代為相**陳翺卓異記｜｜｜｜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弘靖按漢書韋平繼嗣為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比**三五世必有肖**

其祖先形狀者薛用弱集異記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丨丨丨則丨一人丨丨丨丨之丨

丨丨斯豈驗鄉驗七黑辨雙環鄧從高力士傅高公所生母麥氏即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鐶吾亦留著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即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即解衣視之母亦出金鐶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名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丨丨丨丨於子心丨丨丨於母臂即此事也

郎罷吳處厚青箱雜記閩人謂子為囝謂父為丨丨

幼則束以禮義長則訓以詩書王偁東都事略蘇易簡傳太宗名其母薛氏入禁中賜寶

冠霞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對曰|||||朝服||||||太宗歎曰孟母也賜白金千兩

侍立王闢之澠水燕談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掾及溥為相客或候祚溥常||||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杖碎金魚王闢之澠水燕談陳堯咨善射及守荆州回母馮夫人問曰汝為郡有何異政堯咨曰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志耶||之|其||

寓字於名陸游老學庵筆記賀方回有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盖|父|||二子|也

父子狀元及第王明清揮麈前錄本朝||||||張去華子師德梁灝子固凡弟孫何孫僅陳堯佐堯咨四家而已

螟蛉王楙野客叢書今呼非所生之子為||觀南史宋明帝負螟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又觀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

子蜾蠃負之之義知此說尚矣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三

倫常部三

夫婦

敦懞以固勸勉以貞 管子為人夫者｜｜｜｜為人妻者｜｜｜｜

分敬無妒 管子｜｜而｜｜則夫婦和勉矣

十二始卯合男女 管子｜｜｜｜｜｜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合獨 管子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

陳妾數千 管子昔先君襄公惟女是崇九

妃六嬪｜｜｜｜

管仲婢子 管子桓公使｜｜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曰公何慮管仲白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管子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我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壯託乎

老妓託乎惡 晏子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廼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相御之妻 晏子晏子為齊｜出其｜｜｜從門間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

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三保之妾**晏子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俱足梁肉**辟拂**晏子｜｜三千謝於下陳**天地和**而墨子夫婦節｜｜｜｜**二十處家十五事人**墨子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不敢毋｜｜女子年｜｜毋敢不｜｜**請為妾者數十未止**莊子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夫子｜｜｜｜｜而｜｜也**夫在芸耨妻在機杼**尉繚子｜｜｜｜｜｜｜無二事則有儲畜民**毋好子抱毋惡子釋**韓非子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者其｜｜然則為之反也其｜｜者其｜｜**出常成居幸**

韓非子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丨
丨也其丨丨丨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
之丨其子所以反衣文之媵 韓非子昔秦伯嫁其女於晉
者倍其所以嫁 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丨丨
丨丨七十人至晉晉夫合 荀子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
人愛其妾而賤公女 姻聘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
有丨丨之憂而致功致臨 荀子請問為人夫曰丨丨而
有爭色之禍矣 不流丨丨而有辨請問為人
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惡敗出妻 荀子孟子丨丨而
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 丨丨可謂能自彊
矣敬先妣之嗣 荀子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
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
以丨丨丨丨丨若則有常子 爾相上見重始 荀子易之咸
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 見夫婦夫婦
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
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丨丨也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荀子｜｜｜｜｜｜｜｜｜十日一御

家氏呂氏春秋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烟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之中有斂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也然而有大甚注家氏婦氏

維家之保揚子夫妻反道｜｜｜｜注夫在外｜妻在內各反其事則家道正故正保

擇德文中子古者男女之族各｜｜焉不以財為禮

禍福之階國語夫婚姻｜｜｜｜也

學於舅姑國語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者也

如賓國語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

老婦壯妻國語命壯者無取｜｜令老者無取｜｜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

良婦戰國策出婦嫁鄉曲者｜｜也

相室戰國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曰公子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

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注室家之相比女也男曰家老

老妾戰國策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丨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

上活主父下存主母戰國策臣隣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丨以丨丨丨丨以丨丨丨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

儷皮為禮史記三皇本紀於是始制嫁娶以丨丨丨丨

寄豭逃嫁史記秦始皇紀夫為丨丨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丨丨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良妻史記魏世家家貧則思丨丨

欲求賢夫從張耳史記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丨

｜｜｜｜｜｜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按亡其夫徐廣曰其夫亡也漢書無亡字作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如庸奴也

攻苦食啖史記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其可背哉注食無菜茹曰啖

人材足依史記司馬相如傳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乃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

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
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
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
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
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如臨
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
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
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
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
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
倦游雖貧其｜｜｜｜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
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
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
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馳歸成都見上

當鑪滌器見上

侍兒

史記袁盎傳袁盎自其為吳相時
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

立軺併馬

漢書平帝
紀又詔光

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注服虔曰軺音謠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

生化之本 漢書五行志夫婦｜｜｜｜

天子取婦皇后嫁女 漢書張安世傳張放呂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大官私官並供具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

負戴相隨 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

細君 漢書東方朔傳歸遺｜｜又何仁也注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按漢時女子名細君者又有楚王女孫遠嫁烏孫古人名多同似以為朔妻名者

近是夭壽之萌漢書王吉傳夫婦人倫大綱｜｜｜｜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東家有樹王陽婦去
東家棗完去婦復還漢書王吉傳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其厲志如此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漢書王吉傳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按駿吉之子畫眉漢書張敞傳敞為婦｜｜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牛衣涕泣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

臥丨丨中與妻決丨丨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

雖賤為家陽雖貴為國陰 漢書杜鄴傳男丨丨各丨其丨丨女丨丨猶丨其丨丨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種宜子 漢書王莽傳為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丨丨丨為買之即日㠯婢奉子元

首妻 後漢書明帝紀注漢官儀三老五更皆取有丨丨男女全具者

賜胎養穀 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者丨丨丨丨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

糟糠之妻不下堂 後漢書宋弘傳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

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後漢書王良傳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

乾坤咸恒　後漢書荀爽傳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下經首｜｜

下牀拜荅　後漢書樊英傳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荅其恭謹若是按寔陳寔

真梁鴻妻　後漢書梁鴻傳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

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舉案齊眉 見上

君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從少君孟光之事 後漢書袁隗妻傳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

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若欲｜｜｜｜｜｜｜予｜｜請｜｜｜｜｜｜矣隗又曰弟先凡舉世呂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

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 見上

參配陰陽通達神明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夫婦之道｜｜｜｜｜｜｜｜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

義以和親恩以好合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

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尩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寛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寛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

｜｜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得意一人是謂永畢**

失意一人是謂永訖後漢書曹世叔妻傳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

——————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夫有再娶婦無二適**見上

下妻後漢書光武帝紀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畧為奴婢——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搔背垢後漢書百官志注丁邯遷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其——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

新婦所乏惟容魏志許允傳注魏氏春秋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促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

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

女蜀志諸葛亮傳注襄陽記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
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
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冠幘
鄉里為之諺曰｜｜｜｜｜｜｜｜
起對吳志顧雍傳注吳書雍族人悌待妻有禮常夜入
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
｜｜加襲｜｜｜趣令妻悉誦讀魯靈光殿賦蜀志劉琰
還其貞潔不瀆如此傳琰車服
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南向北面晉書何曾
聲樂又｜教｜｜｜｜｜｜傳年老之
後子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妻｜｜｜再
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終
喪不御內晉書劉寔傳喪妻為廬擇夫晉書王濬傳刺
杖之制｜｜｜｜｜史燕國徐邈有
女才淑｜｜｜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
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不知卿堪作夫人

不後當作三公但晉書山濤傳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

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晉書王衍傳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郭氏為之小損

時人號為梁鴻夫婦晉書孫晷傳會稽虞喜隱居海隅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

棄華尚素見上

奉如君父晉書劉殷傳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閒｜殷｜｜｜焉

不作凡人妻不為庸夫婦晉書慕容垂妻段氏傳字元妃偽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嘗謂妹季妃曰我終｜｜｜｜｜季妃亦曰妹亦

｜｜｜｜｜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遂有珠寵偽范陽王德亦聘李妃焉

綠珠 晉書石崇傳崇有伎曰｜｜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借馬追及累騎而還 晉書阮咸傳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遂｜客｜｜｜既及與婢｜｜｜｜

巧作 晉書桓溫傳於

北方得一｜｜老婢訪之 協趣 宋書宗炳傳妻羅氏亦
乃琨伎女也按琨劉琨 有高情與炳｜｜羅氏
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
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乘
薄笨出市買易 宋書劉凝之傳凝之妻梁州刺史郭銓
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
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車｜
｜｜周用之外輒以施人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
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為 共安儉苦 見上 寒雪
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送還天晴復迎 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
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
為業以樵箬置道上輒為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
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
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
榜船｜妻｜孔氏｜｜｜｜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

縣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戒夫之百年孝建元年辛丑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素對 齊書王思遠傳宋建平王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傾家送遣

對飲視事 齊書沈文季傳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竟日而｜｜不廢

自稱下田居

婦為傳蠶室 齊書卞彬傳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有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諸多詭異｜｜｜｜｜｜｜｜｜｜｜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 齊書賈淵傳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

周公阿杜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

｜｜忌妻悍室梁書劉峻傳敬通有｜｜至於身操井臼余有｜｜亦令家道轗軻年六十餘猶未他適梁書顧協傳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此女｜｜｜協義而迎之鄉里南史張彪傳彪謂妻楊呼為｜｜耕前鋤後南史陶潛傳潛字淵明少有高趣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于｜妻｜于｜志趣亦同見上三綱之首魏書文成帝紀詔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禮之重者莫過於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令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好合積年敬事不替魏書蕭寶夤傳尚南陽長

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雖｜｜｜｜而｜｜｜｜寶夤欵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嘗歸休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

南人好奇

魏書張讜傳初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

呼婦為妹妹

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

比賈充置左右夫人

北齊書魏收傳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之｜｜｜｜｜｜｜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

健

婦夫半 北史裴延儁傳澤本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時人以為——按澤延儁曾孫

別宅 北史胡國珍傳長粲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為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儉女為妻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逖與德儉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妒手刺殺之為此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後納妾李氏仍與王氏——亦無朝拜之禮按長粲國珍從曾孫

本國有婦情不忍乖 舊唐書吐蕃傳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退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又以瑯邪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東贊辭曰臣——父母所聘——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輙娶太宗嘉之

散灰扃戶 舊唐

書李益傳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妒癡為李益疾

入

悼剔目

唐書房元齡妻盧傳元齡微時病且死誘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中｜一｜示元齡明無它會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署帛

唐書賈直言妻董傳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漁童樵青

唐書張志和傳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

指腹

宋史劉光世傳又請｜｜其三妾為｜｜並封孺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

割襟

元史刑法志諸男女議婚有以｜｜｜｜為定者禁之

綏多士女

夏小正二月｜｜｜｜傳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民以度

逸周書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成以民生｜｜

｜｜｜注陽奇陰耦五謂相配成室歌黃鵠劉向列女傳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織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作歌明巳之不更二也｜曰｜｜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宜家富壽焦氏易林韓氏長女嫁於東海多貌美好｜｜｜利得十倍春桃生花季女宜家焦氏易林｜｜｜｜｜｜受福且多結衿待時焦氏易林季姬踟躕｜｜｜志不相思焦氏易林三婦同夫｜｜｜｜心懷不平至常愁悲少妻在門之子悅喜焦氏易林娶于姜女駕迎新婦｜｜｜｜｜｜｜｜丁男長女可以會同焦氏易林冰將泮散鳴雁雍雍｜｜｜｜｜｜｜｜｜三姓同食焦氏易林男女合室｜｜｜｜婚姻孔云宜我孝孫宜吉焦氏易林既嫁｜｜出入无咎女君男君劉熙釋名妾謂夫之嫡妻曰｜｜夫為｜｜故名其妻曰

女君也夫尊於朝妻榮於室班固白虎通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隨夫之行女生外嚮班固白虎通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丨丨丨丨有從夫之義法五行異類相生班固白虎通不娶同姓何法丨丨丨丨丨乃丨丨丨也取象六合陰陽班固白虎通夫婦法人丨丨丨丨丨丨有施化端也四禮班固白虎通婦事夫有丨丨焉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筓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其妻一呼即還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塗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丨丨丨丨丨丨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

白狐造禹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九尾｜於｜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白狐綏綏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兹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

結髮　黄憲天祿閣外史寡人有母｜｜於先君而生寡人

炊扊扅　應劭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而歌問之乃其故妻也還為夫婦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今富貴忘我為

投畚　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人或言於楚王王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

能為人所制者妻｜其｜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

白頭吟 葛洪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文君作｜｜｜以自絕相如乃止

種玉 干寶搜神記楊公伯雍作義漿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汝後當得好婦乃種其石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曰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

貉子 劉義慶世說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常妒乃罵秀為｜｜秀大不平遂不復入

婦人卿壻 劉義慶世說王安豐婦嘗卿安豐安豐曰｜｜｜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雷尚書 劉義慶世說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

凡婢僕奴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洛陽城東北有上髙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髙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憇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雙聲春風曰｜｜慢駡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披凡古音苋

藁砧　吳競樂府古題古詞｜｜今何在藁砧趺也問夫何處也山上復有山重山為出字言夫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

不相面　趙璘因話録代宗以郭尚父勲髙兼連姻帝室常呼為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内人往來必詢其門内休戚尚父二愛姬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娼｜｜｜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金帛及簪鐶命宫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觧歌未發遽引滿置觴於席前曰酒盡不須歌自

為小君剪裁 馮贄雲仙雜記李紳為相時俗尚輕綃染蘸碧為婦人衣紳｜｜｜｜｜

燭園 馮贄雲仙雜記韋陟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為｜｜

內記室 袁郊甘澤謡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曰｜｜｜

燈婢 王仁裕開天遺事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以木雕矮婢飾以綵繪各執華燈自昏達旦目之為｜｜

祇候人 莊綽雞肋編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為言已極鄙陋而浙人呼為貼身或云橫牀江南又云橫門尤為可笑

左右人 見上

真詩家語 趙德麟侯鯖錄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放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耳

烏合之人 趙德麟侯

續録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
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
｜一生人
陸游老學菴筆記都下買婢謂未嘗
入人家者為｜｜｜喜其多淳謹也
以鞵易履
陶宗儀輟耕録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販橋
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
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
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箠
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
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妻臨
行｜所穿綉｜一｜程一｜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
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廕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
宇程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
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鞵履往興元訪求
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
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

以所成布匹償所粥鏹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為由故遺鞵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為具禮委僎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寄衣侑詩　陶宗儀輟耕錄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以｜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比肩人　林坤

誠齋雜記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後死合葬塚上生雙梓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燕常宿於上孫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

又呼為小比肩　**小比肩**見上　**詞女夫**伊世珍瑯環記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為解曰汝殆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為丨丨之丨丨乎後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

乾隆御覽之寶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三